



纸上的故事，笔下的人生

许春樵

1982年秋，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从教室到宿舍，同学间眉飞色舞奔走相告，这一期《清明》重磅推出的传记小说《张玉良传》，故事就发生在芜湖，也许跟我们学校就一墙之隔。潘赞化供职的芜湖海关还在，一座红砖钟楼在江边站了一百多年，张玉良的怡春院究竟在哪儿，有好奇的同学从秋天一直考证到冬天，还是没法落实，而我好奇的是故事，一个青楼女子怎么就成了著名画家和大学教授。《张玉良传》一面世，洛阳纸贵，文坛风靡，学校图书馆、中文系资料室每天一开门，《清明》就被抢走了，直到这一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我才读到这部小说。

记住张玉良的同时，我记住了写张玉良的作者叫石楠。

那是一个全民文学热的年代，读者读小说，也读作家，作家的传奇经历，几乎跟小说传奇故事一样，是小说魅力的一部分。右派张贤亮在西北沙漠里喝了二十年西北风，写出了《灵与肉》；复旦学生卢新华写了个短篇《伤痕》，引领了现象级的“伤痕文学”；北大学生陈建功写了篇小说《飘逝的花头巾》，拍成电影，一夜成名。从小五金厂学徒工、技术员、统计员，到安庆图书馆资料员，到写出名扬天下的《张玉良传》，石楠逆天改命的人生故事，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小说。

那时候，我想象中的石楠是一个

体格健壮、雷厉风行、果敢决绝的女性，差不多是运动健将的形象。

1997年我调到省文学院做专业作家，第一次见到石楠老师，完全颠覆了我十五年的想象，她身材娇小，慈眉善目，面带微笑，说话声音柔和纤细，就像一个修道院的修女，也像一位邻家的大婶，毫无横刀立马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。

活动多了，见面多了，交往也多了，石楠老师说她大儿子跟我一年的，她像母亲一样对我格外关照，见面嘘寒问暖、拉家常，不谈文学，可只要我有书出版，有文字露脸，她总是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，发信息，转朋友圈，她的朋友圈里，天南海北，人多势众，很是热闹，也帮我圈粉无数。去年小说集《月光粉碎》出版，石楠老师在书后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评价和感悟，拍照发给我，差不多有一页半，全是表扬和赞赏，我切身体会到了什么叫“胳膊肘往里拐”。石楠老师眼睛不好，看了我那么多文字，我心里很是不安，感觉像是晚辈啃老，又像是透支信用卡欠下了一笔债务。

十多年前，石楠老师送了我一套《石楠文集》，十四卷本，同一文体，同一格调，是国内传记小说系列中体量最大、影响最广、最具文体价值的一套书。以如此排山倒海的文字和连篇累牍的出版，终将“传记小说”这一独立文体推到了文学研究的案头。现在在

一个流行的概念，叫“非虚构”，“非虚构”是从“纪实文学”和“报告文学”中拆分出来的，写法上，拒绝修辞，拒绝想象，拒绝“事件真实，细节可以虚构”，要照相式地还原本来面目。《石楠文集》既不同于非虚构，也不同于“纪实文学”和“报告文学”；她的长篇人物传记中，既有修辞，又有想象，细节可以虚构，情节也可以虚构，为塑造人物形象，事件同样可以合理虚构。石楠人物传记中，合理虚构的篇幅占到了一半甚至一半以上，比如《画魂·张玉良传》、《寒柳·柳如是传》、《陈圆圆·红颜恨》等。小说的本质是虚构，《石楠文集》十四卷本的重要特质，就是借助大面积的虚构塑造了丰满而立体的物形象，所以，她的“传记”已不能用笼统的“文学”来定性，而是要细化为“文学”中的“小说”，以“传记小说”来命名石楠的作品是准确的，是恰如其分的。

小说，写别人的故事，说自己的心思。这个心思就是作家对人生、对社会、对情感的态度、立场和认知，石楠老师的创作正是实证了这一文学逻辑。十四部人物传记小说，十个是女性，而且都是身世坎坷、命运多舛、不甘屈辱、喋血前行的小女子，她们不是豪门千金，不是大家闺秀，她们是从底层苦难中挣扎出来的精英女性。从人物类型化分析看，石楠写的是一群人，也是一个人；石楠写的是别人，也是她自己。她把自己的情感、精神、价值取

向全都倾注到她笔下的人物中，她用一群命运相近、灵魂相同的女性为自己代言，她笔下的女性群像是她个人人格理想、情感立场、道德维度、精神追求的隐喻和象征。尤其是张玉良、舒绣文、谢婉莹等，石楠与她们一样，不接受命运的摆布且“扼住了命运的咽喉”，她们在一片荒凉的废墟上站出了女性的独立与自尊。

这正好应验了库切的那句经典判断：所有创作，都是作家的自传。

这个自传，是情感自传，精神自传。在精神和情感层面，石楠老师说她在写爱，还有善，慈悲与仁义，这些都是石楠老师写作的内在动力与精神核心，由此就不难理解她为什么将自己几十年积攒的一百万元，捐献给安庆师大设立“石楠文学奖”了，那可是她靠一笔一划卖字挣来的，是靠三块、五块、十块、百块日积月累起来的，她不是大款，但她是精神富翁，爱和慈悲贯穿了她的一生和一生写下的所有文字。

纸上的故事，笔下的人生。这是石楠作品带给我们的重要阅读启示。

许春樵，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，安徽省文联副主席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放下武器》、《男人立正》《下一站不下》，“许春樵男人系列四部曲”，中短篇小说集《谜语》（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）《月光粉碎》、散文集《重归书斋》《麦田里的春天》等二十余种。

吉祥太太与文章太太

胡竹峰

安庆师范大学承办的石楠文学奖终于评出来了，作为石楠先生的读者和朋友，特别为她高兴。很羡慕那些孩子，花蕾花苞一样的年纪，得到了这样一个文学前辈的拥抱，给未来的人生道路，积攒了一些力量一些阳光。

时间真快，不知不觉认识石楠十好几年了。以前在安庆，隔三差五会见一下，还去过她家吃饭。石楠家那么长的书架，一百多本自己的著作，《画魂》就有几十种版本，真让我敬佩。她给我看冯其庸的字画，看刘海粟、冰心的题签，铁凝签赠的书，国外旅游的照片，屋子里充满了日常欢喜与文学欢喜。如今，我们大多字里相逢，照片相逢，视频相逢。想起石楠，就觉得吉祥，石楠的笑容吉祥，书画吉祥，语音也吉祥，恰好她就住在安庆吉祥街，她是我心里的吉祥太太。

离开安庆多年，每次过去，倘或有时间，总想约一下石楠，吃顿饭，喝杯茶，说说话。听她说话很舒服，慢条斯理，轻声细语，一辈子的文学，一辈子的风雨化作几句叮咛，我等后辈听了受用。

数都数不清了，到底石楠给我说了多少鼓励的话，永远的夸奖，永远的抬举，说我文章写得好，那是文学祖母对后辈的关怀。在她面前，总不敢谈

文章二字。几次让我寄书给她，总也不敢应承，怕老人家看了伤眼睛，也因为拙作欠缺点火候。我的文章到底是作出来的，倒是她活出了文章的风度文章的气质文章的色泽。吉祥太太的同时，也是一个文章太太。

世人推崇石楠传记，我也喜欢。那本《画魂》快接近一千万册的印数了吧。有井水处皆有《画魂》，怕不是一句大话。《画魂》中那么多抒情，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，那样的时代背景，才有那样的书写，贯穿了一代两代人的记忆。石楠笔下的潘玉良，在世道为了尊严、平等、艺术，为了实现自我而经历的磨难，其中也有作书人的半生经历。只有女人才更懂得另一个女人，石楠投入太多，或许就是《画魂》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。

石楠的写作有温情的力量，足够耐烦，足够安静，人慢慢进入书中，于是被打动，跟着文字入情人骨入心。石楠的书零星看过不少，印象深刻的还有长篇《生为女人》，又是一本懂得之书，她的笔像把刀，分解了一个女人，从而让人看到了那个时代那种文化，其中有思有力有悲悯。石楠再次把自己放进去，倾情投入，以农村背景塑造出一个个可怜又可悲的人，一些心肠柔软的读者，看了泣不成声。

二〇一三年初夏，在石楠家吃饭，谈起她刚写完的《一边奋斗一边爱》。她问我可看了《漂亮妹妹》，我心直口快，觉得老太太没写好，不如不写了，劝她弄一点书画，写一点随笔，锻炼好身体，不需要耗费那么多心血经营长篇，毕竟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。石楠沉默许久，未了叹了口气，说我是对的，她曾几次和我说不该花那么多时间写那本书。后来在天柱山，几个文友一起闲聊，谈到石楠，我说起往事。几年后，有人写文章攻击我的散文，其中一个文友义愤填膺，写文章说我曾经对石楠的冒犯，其言语充满了对我的奚落不屑。如今想想，也的确失礼，但其中有我对石楠的敬。总觉得那时候的石楠，不需要多一本小说来证明自己，几十本书摆在那里，就是她的成绩，就是她的底气。因为石楠坐在那里，就是文学。

后来石楠没有继续写长篇了，老太太写更多的书法，画更多的花鸟虫鱼，我看了，总有欣喜，有回忍不住要了一幅收藏。那是一朵红花，欢喜，干净，欣欣向荣，真像石楠的人生。十几年里，和石楠说话从来都是直来直去，她偶有新作也给我看看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也直接挑明。她从

并没有因为我口无遮拦、言语冒失而疏远，相反，彼此交流交往更多了，也更多了些懂得。忘不了中国作协第十次作代会，在人民大会堂门口，她拉着我说了那么坦白的話，句句都是长者的关怀与叮咛。

文字往来中，总希望石楠多写点散文随笔，多弄些书画。我很喜欢她的散文随笔，那里有巴金《随想录》一般的分量和色泽，用心去看，真真字字千钧。那样老派那样诚恳的笔墨，如今不多见了。

石楠老师约我写写她，很高兴，这是一篇欠了多年的稿子啊。在她面前，我总是羞于谈文学，谨以此文请安、问好。石楠老师，多多保重，为了自己，为了文学，我是永远的读者。

胡竹峰，一九八四年生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雪下了一夜》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南游记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《茶饭引》等作品三十余种。曾获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奎虚图书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三毛散文奖、孙犁散文奖、双年奖、红豆文学奖、丁玲文学奖、冰心散文奖、茅盾新人奖、雪豹文学奖、东坡诗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